

过度劳累的 美国人

朱丽叶·斯格尔 著
(Juliet B. Schor)

赵惠君 蒋天敏 译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GUODU LAOLEI DE MEIGUOREN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We live in what may be the most consumer-oriented society in history. Americans spend three to four times as many hours a year shopping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Once a purely utilitarian chore, shopping has been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 national pastime.

Shopping has become a leisure activity in its own right. Going to the mall is a common Friday or Saturday night's entertainment, not only for teens who seem to live in them, but also for adults. We live in what may be the most consumer-oriented society in history. Americans spend three to four times as many hours a year shopping as their counterparts in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Once a purely utilitarian chore, shopping has been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 national pastime. Shopping has become a leisure activity in its own right. Going to the mall is a common Friday or Saturday night's entertainment, not only for teens who seem to live in them, but also for adults.

过度劳累的 美国人

朱丽叶·斯格尔 著
(Juliet B. Schor)
赵惠君 蒋天敏 译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重庆大学出版社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The Unexpected Decline of Leisure by Juliet B. Schor
Copyright © 1992 by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9)第05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度劳累的美国人/(美)斯格尔(Schor, J. B.)著;
赵惠君,蒋天敏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9
(休闲与游憩管理丛书)
书名原文:The Overworked American
ISBN 978-7-5624-5663-6

I. 过… II. ①斯…②赵…③蒋… III. 社会生活—研
究—美国 IV. ①D7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854号

过度劳累的美国人
GUODU LAOLEI DE MEIGUOREN

策划编辑:贾曼
责任编辑:夏宇 版式设计:李懋
责任校对:张洪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 字数:157千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5663-6 定价:2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平装版序

Preface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在精装版的序里,我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在工作时间这一话题淡出公众讨论的50年后,希望《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这本书能帮助它再度复燃”。从人们对这本书的热烈反响来看,比如被列为畅销书、各种书评、作者采访、读者来信,等等,可以说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经复燃。工作和休息的话题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议事日程。

这本书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美国人在赶时间这个事实的作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使用“如何去做”的方式来处理管理和节约时间这个话题。对于“如何去做”的解决办法,我一贯持批评态度,因为它实际上带点“只能怪自己”的意思。它认为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要么是我们“尽力去做的事情太多了”,要么就是我们没有高效地安排生活。同样,虽然目前企业也尝试解决工作与家庭这对矛盾,比如提供托儿所,病儿护理,召开研讨会,或者在办公室设立健身俱乐部等,但是仅仅想办法让员工觉得长时间工作不那么难以忍受还远远不够。它忽略了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向人们要求得太多了。我认为《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恰恰在于它从社会和经济角度入手,分析验证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个人体验。

当然,对此书的反响也并不完全都是正面的。有右翼政客诋毁我,也有经济学家质疑我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专家中一些人对这本书怀有敌意,但我希望精装本的出版能引起更为专业也更为理智的争论。

就在本书出版前两个月,我生下了儿子 S. K. 达塞拉萨。正如报纸上对我大

肆渲染的报道,我的生活的确一度被新书的出版和儿子的出生搞得一团糟。但是,我很高兴地宣布,现在我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如今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体验书里所写的状况——照看小孩和工作赚钱,这让我每天的生活压力很大。

我非常感谢评论界和媒体对本书的关注,更感谢读者对它的热烈反响。我曾接到很多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读者的来信或来电。他们对我说起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自己怎样处理过度工作这一难题,等等。有些读者告诉我这本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对此我尤为感动。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提出除非美国人组织起来争取改变,否则这一状况还将延续。鉴于很多人跟我联系表达了他们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我决定开始筹建这样一个组织。我计划着手把愿意参与的人联系起来。如果看完《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这本书,您对此很有兴趣的话,请写信到牛津大学跟我联系。

1993 年 3 月

马萨诸塞州,剑桥

我生活的城市是全国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最近有一项研究,调查人们走路、说话的速度,工作时间的长短,戴手表的流行度,以及冠心病的发病率,结果发现波士顿在这些方面竟然超过了纽约。^① 迄今为止,我对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我讨厌浪费时间,经常行色匆匆,对普遍存在的专业人士标准工作时间也没什么异议。直到几年前,我才开始质疑自己的行为。我丈夫从来没有现代美国人的这种时间观念,而他对我的转变无疑影响巨大。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到美国人的“时间文化”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用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的话来说,时间变成了货币,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天天“过去”,而是一天天“花掉”。我们很多人需要休息,需要放松,当然,更需要减少工作。^②

我对《过度劳累的美国人》这本书的创作兴趣来自于我和同事们10年来对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的一种新观点。和传统观点不同,这种观点强调雇员和雇主的不对称性。其中一个关键的不对称就体现在长期的工作短缺,这使得雇员在面对雇主时处于不利地位。我观察到的另外一个不对称是雇主对延长工作时间的青睐,这就很难将提高的生产率转化为空闲时间。带着这样的观点,我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带来了更多休闲这一非常普遍的论调。我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人力的投入,但却没有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人们的工作时间变得越来越

① Levine (1989), 42-46.

② Thompson (1967), 61.

长,工作强度越来越大。我试着用这一新发现对战后美国工作时间先稳定而后增加的现象做出新的解释。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由于融入了上述观点的研究项目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呈上此书并不是希望它能解决那些棘手的问题,而是希望它能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引发新的讨论。至少,我希望它能重新点燃大众关于工作时间的讨论,虽然这个话题早在 50 年前就已经消失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这本书,我欠下了很多人情债。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来自于劳拉·利特盖伊,她和我一起完成了有关工作时间的评估,这正是此书的核心。恐怕在这个过程中,劳拉自己也成了疲惫不堪的美国人。我非常感谢她的合作。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山姆·鲍尔斯、杰里·伊普斯坦、劳丽·谢尔丹和我的丈夫普拉萨南·帕塔萨拉蒂,他们认真地阅读了本书全部初稿。艾伦·斯坦伯格、南希·福布瑞、吉姆·杜森贝利和丹尼尔·康托尔阅读了部分章节。他们都给了我珍贵的帮助和建议。他们是一些犀利想法的宝贵来源。对他们的评价我无法再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但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这本书才能完成得更好。我在此对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

我在写书的过程中还得到其他人的帮助,他们有的对本书最初的一些论文作出了中肯的评论,有的则就一些资料跟我进行过讨论。我要感谢史蒂夫·马格林、蒂博尔·希托夫斯基、保罗·斯特里顿布、赫伯·金蒂斯、拉里·米舍尔、米歇尔·那不勒斯、汤姆·米舍尔、大卫·戈登、克莱尔·布朗、罗伯特·希尔曼、詹姆斯·肖尔、克劳迪娅·戈尔丁、尤俊毅、香农·斯廷森以及两位不知名的杂志审稿人。我也要感谢那些不断提供资料给我的朋友:伊莱恩·伯纳德、山姆·鲍尔斯、丹尼尔·康托、特里萨·基拉杜希、史蒂夫·马格林、拉里·米舍尔和谢乐尔·帕萨拉夸。我尤其要感谢劳丽·谢尔丹,她慷慨地把关于工作时间的采访记录与我分享,这对我非常有用。我也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论文或其他资料的朋友:本杰

明·亨尼卡特、卡门·斯瑞安妮、格瑞·科若斯、约翰·罗宾逊、弗兰克·斯塔福德、南希·佛伯尔、芭芭拉·勃兰特、伊莱恩·麦克莱特、克劳迪娅·戈尔丁、格雷戈里·克拉克、乔伊斯·曼彻斯特和兰迪·阿尔贝尔达。我还感谢那些为我安排采访的朋友：凯瑟琳·卡林、伊丽莎白·卡林和以及比尔·梅尔森。我要感谢本研究的研究助理：狄帕克·巴格瓦、亚历山德拉·埃德索和伊劳拉·谢哈布丁。哈佛大学希尔斯图书馆的斯蒂文·拉乌曾热心帮助我用电脑搜索。我也感谢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写作环境。本书受哈佛大学和经济政策学院资助。同样感谢基本图书出版社的马丁·凯斯勒和菲比·豪斯。我的朋友和家人对我的帮助巨大。按照惯例，我不想对普拉萨南说谢谢。我只想对他说，我期待为他做同样的事。

我母亲埃莉诺-玛丽·肖尔在我完成本书几个月前去世，谨以此书作为怀念。

1992年1月

马萨诸塞州，剑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	第一章 过度劳累的美国人
17	第二章 分秒必争：一个月的额外工作
24	一、相关理论
26	二、为薪水多干活
37	三、分秒必争做家务
43	四、迫不得已休闲：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47	第三章 “生存即劳作”：资本主义和工作时间
54	一、资本主义和空闲时间减少
65	二、工薪族工作时间增加
75	三、工薪族的空闲时间
79	四、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
84	五、工人放弃斗争
86	六、战后工作时间增加
91	第四章 过于繁重的家务
94	一、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居高不下
97	二、标准的提高和服务的增多
103	三、家务中的帕金森定律：低成本劳动力
108	四、家务效率的长期低下
111	五、家务的现状与将来

115	第五章 工作—消费的隐性循环
116	一、购物到尽兴
122	二、工作—消费：中产阶级的痛苦
124	三、不满足感的产生
126	四、资本主义的“松鼠笼”
132	五、消费主义的陷阱
136	六、工作—消费的原因
144	七、工作—消费循环的社会性
147	八、经济人的危险
151	第六章 逃离“松鼠笼”
155	一、冲破工作—消费的循环
171	二、克服消费主义
172	三、空闲时间的价值
176	四、要回空闲时间

这20年来,美国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在稳定增长。每年增加不多,总共约9小时,比一个工作日略长。就任何一年来看,这点量让人难以察觉,但20年累积起来就不可小觑。美国人在接受调查时说,除去工作、家务,他们一星期只有16.5小时的空闲时间。他们如今工作时间已比40年前要长。继续这样增长的话,到20世纪末,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就会与19世纪持平。^①

工作时间的增长出人意料。近100年里,它一直在减少,但这种势头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戛然而止。这意味着就工作时间而言,新时期来临了。可是这一变化并不为人注意。同样出人意料而又不为人注意的是,美国偏离了西欧的轨迹。在与西欧同步发展近一个世纪后,美国进入一个不同的轨道:在美国,空闲时间在减少,在西欧却是工作时间在减少。40年后的今天,这种差距更是显而易见。美国制造业工人比起西德或法国同行要多工作320多小时,相当于2个多月。^②

美国人空闲时间在减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产率在提高。生产率指工作1小时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③ 生产率上升意味着工人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完成现在的工作量,或者在相同时间内完成更多工作量。因此,凡是生产率提高,我们就可能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或更多钱。这就是生产率红利。

① 9小时这一数据来自作者的计算。参见第二章。空闲时间的中间值1987年为16.6小时。参见Harris(1988),60, table 1。关于休闲减少的论述,参见Decision Research Corporation(1990)。关于当前趋势的推算以John D. Owen对1920到1977年间人均劳动投入的研究所得数据为基础。他发现在此期间工作时间下降了10%。我估算人均工作时间从1979到1987年间增加了4.5%。如果按这个速度增加,1920年到1977年间的减少量到2000年就将得到弥补。参见Owen(1986),23, table 2-7。

② 作者的估算,1988年,来自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ffice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1989)。

③ 在本书里,生产率是劳动力生产率的简称。严格来说,它是指每小时劳动力投入所得的产出。官方统计认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不存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同样地,只有市场经济才有相关数据,家务劳动没有薪酬,也就没有相关统计。

从1948年到现在只有5年生产率没有提高。如今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已经翻了不少一番。^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不了1948年时一半的工作时间就可以维持当年的生活水平(如果用交易的产品和服务来衡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1天工作4小时,或者1年工作6个月,又或者美国的每个工人隔1年就休1年带薪长假。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根据生产率提高的情况来计算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1948年到现在,生产率红利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时间缩短。1948年后的20年里,生产率以每年3%的速度提高,但工作时间并没有明显减少。在此期间,每个劳动力参与者每年的工作时间减少微乎其微。如果不以劳动力参与者而以人均来算,每年工作时间甚至略有增加。从那以后,虽然速度减慢到一年平均只有1%,生产率仍在提高。工作时间近20年却也仍在稳定增长。在1990年,一个普通美国人拥有和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是他1948年的2倍以上,不过他的空闲时间比当年要少得多。^②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休闲明显成了繁荣的牺牲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消费品市场和空闲时间市场发展不平衡。看看前者,传奇般的美国市场完全就是购物天堂,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价格有高有低。汽车有美国通用(GM)和日本丰田(Toyota),电器有肯莫尔(kenmore)和通用电气公司(GE),相机有索尼(Sony)和玛格纳沃克斯(Magnavox),电脑有苹果(Apple)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此外,卡文·克莱恩(Calvin Klein)、安娜·克莱恩(Anne Klein)、里兹·克莱本(Liz Claiborne)、李维·史特劳斯(Levi-Strauss)、麦

① 数据来自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ERP), 1991, 338-339, table B-46, B-47。

② 这些数据来自我对人均工作时间和人均劳动力工作时间的计算,依据的是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从1948年到1969年,人均工作时间从1 069小时增加到1 124小时,增加了55小时。每年人均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从1 968小时减少到1 944小时。194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 060美元,1988年增加到19 900美元(以1988年美元价值计算)。参见ERP, 1989 ed., 308, table B-1, 344, table B-32。

当劳(McDonald's)、汉堡王(Burger King)、桑德斯上校(Colonel Sanders)等名牌也都应有尽有。营销好手和广告商不惜血本让这些品牌充满诱惑,甚至不可抗拒。他们成功了。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花在购物上的时间最多,当然花的钱也最多。^① 随着消费债务的流行,很多人钱还没到手就已经预支掉了。

这种购物狂热持续了40年,美国人生活的物质标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他们住得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宽敞奢华。食物便宜丰富。典型的美国家庭都有高档家具和电器:洗衣机、洗碗机、割草机,甚至铲雪机。人均年收入接近2.2万美元,是上半数人口的平均收入的65倍。^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市场”。大部分情况下,即便雇员愿意减少收入,以缩短工作时间或增加休假,雇主(卖方)也不会给他们机会。雇主们只是以加年薪或发年终奖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即便要增加他们的假期,也往往是雇主们单方面决定。^③ 雇员少有机会自己决定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生产率红利。与“休闲市场”最为接近的是旅行或其他休闲产业。它们打广告推销产品来消耗我们的空闲时间。但是它们的效果不明显,因为这样一来,休闲消费行为越来越挤在一起,价格也就越来越昂贵。

此外,社会也没有提供任何平台让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选择。增加工作时间并没有经过公众讨论。政府、学术界或者民间组织对此也都漠不关心。很大程度上,这个话题不在考虑之列,它仿佛是不容选择的隐性交换。然而情形也并非总是如此。早在1791年,费城木工们就罢工要求一天10小时工作制,那时公众对工作时间还极为关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早期,减少工作时间也是美国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雇主和工人为工作时间长短纷争不断,社会积极分子发表

① 这些观点的全引参见P137注释②,第五章。

② 当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每年21 953美元。结果来自ERP, 286, table B-1, 321, table B-31。其他国家的收入数据参见*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③ 关于休假,集体谈判协议所涵盖的18%的劳动力是一个例外。

演讲,研究院发表专著,法院下发规定,政府甚至为工作时间立法。在整个经济萧条时期,工作时间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今,这些争议与冲突早被忘得一干二净。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工作与休闲之间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工作时间增加本身就出人意料,此外,人们还普遍以为工作将慢慢消失,工作时间就增加了。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工作时间过长的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至少专家们认为如此。人们预测一星期工作4天的日子“触手可及”。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工作时间的稳步减少。按这样的预测,我们现在就能一星期工作22小时,或者一年工作6个月,又或者38岁就可以退休。^①

这样的前景让专家们担忧。“哈佛商业评论”在1959年声称:“无聊过去困扰的只是宇航员,现在却困扰全社会。”有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普通美国人可怎么办哪?一星期3到4天的周末,丈夫待在家,妻子怎么办?人们对空闲可能带来的危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很多研究项目甚至得到基金资助。美国教会理事会为空闲时间开专题会议。为了应对空闲时间的“杀戮”,学术界也成立了形形色色的休闲研究学院与系部。很多学者像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那样,勾画着在孤独的人群中玩耍的场景,渲染着大众在休闲中如何坠下深渊,变得愚昧无知。^②

由于空闲时间的深渊并未出现,人们对空闲的恐惧逐渐消失。整个20世纪70年代,空闲不再受到关注。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工人的工作时间20年来并无减少,也有人认为由于就业形势日益恶化,我们应该缩短工作时间。但没有人意识到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就进入了工作时间增加的时代。即便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有研究对工作时间这一话题也避而不谈。经济学家福兰克·

^① Lyness (1958), 346。对当前工作时间的估算来自1976年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证言,转引自Gibbs (1989), 59。

^② 对无聊的论述,参见Denney (1959), 47, 60。有关这些尝试的论述,参阅Lynes, “Time on Our Hands”。亦参阅Riesman, Denney & Glazer (1950)。

列维对于美国人生活水平的研究虽然极其精彩,广受欢迎,对这一话题也只浮光掠影。书的索引里甚至都没有出现休闲和工作时间这样的字眼。^① 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工作无疑是工作增加易于察觉的方面,而它最终也确实引起社会关注。社会学家们开始撰文论述“重负角色”以及家庭工作的双重责任。但是工作增加仿佛只是妇女的问题。人们仍没意识到不管男女,工作时间都比过去长。可以说,尽管工作时间近20年来一直在增加,在本书之前,还没有相关研究承认这一事实,更别说对它进行分析解释。^②

事实上,主流的研究仍然固守着工作时间在减少这样的传统理念。布鲁金斯经济学家加里·伯托利斯在1990年甚至写道:“平均工作时间从1950年至今一星期减少了5个多小时,减少了大约13%。”研究人们如何打发时间的著名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外如此。马里兰大学的约翰·P.罗宾逊就认为美国人“现在的空闲时间比过去多得多”。当然了,我们对这些观点得持怀疑态度。我将在本书第二章证明工作时间其实有大幅增加。^③

一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少数特定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了,这并不是实情。大部分美国人的工作时间都增加了,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专

① 认为战后工作时间稳定最为杰出的代表当数经济学家 John D. Owen。他的著作包括: *Working Lives, Working Hours: An Economic Analysi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9), *Reduced Working Hours: Cure for Unemployment or Economic Burde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参见 Sar A. Levitan and Richard S. Belous (1977)。

② 这并不是说近年来人们完全忽略了工作时间。历史学家近年来写了一些见解新颖的著作,像 Hunnicutt (1988), Cross (1989, 1988), Roediger & Foner (1989) 等。在社会学家中, Carmen Sirianni 的著作极具代表性,包括 Sirianni (1987, 1991)。欧洲学者在这个话题上著作更多,但大多认为工作正逐渐消失。其代表为 Andre Gorz, 他的近作 Gorz (1989) 就对工作时间有详尽讨论。亦参阅 Claus Offe 的著作。

③ 具体例子包括 Gorz (1989), 205-206, Block (1990), Greis (1984), Juster & Stafford (1990), Robinson (1989), 32-35。参阅 Burtless (1990)。该文忽略了过去10年里带薪假期减少这一事实。亦参阅 Robinson (1989), 34。我自己的估算比以往的研究更全面、更具代表性。它表明工作增加的态势极为明显。

业人士,无论结婚与否,无论收入多少,都不例外。工作时间增加也蔓延到各行各业。^①事实上,全国人均空闲时间都减少已经给美国人的时间结构带来巨大危机。

好在普通大众不像研究人员那样,对空闲时间减少毫无所觉。此外,媒体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美国人时间缺乏,疲劳过度,烦扰重重。全国范围内都有人报告空闲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今减少了三分之一。不难想象,他们花在睡觉吃饭等基本生活方面的时间相应就得减少。父母花在儿女身上的心思也得减少。人们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是因为他们得想方设法协调工作和生活,免得顾此失彼。^②

专家们对工作时间增加的趋势无所察觉,更谈不上预测。我怀疑他们是受了技术的蛊惑,总是想象将来工厂自动化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产品也会源源不绝。他们宣称:既然我们能生产机器人来做本该我们自己做的事,干吗我们还亲自动手?这种乐观主义立场虽然诱人,却忽略了技术最核心的一点,那就是环境决定一切。机器既然可以轻易地用来解放劳动力,它也可以被轻易地用来操控劳动力。要解释为什么40年来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把我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我认识到必须抛弃对技术潜力的盲目乐观,进而去分析技术应用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环境。通过这样的方式,我才发现所谓专家对经济体系所持的乐观态度存在纰漏。从分析方法上来说,它忽略了延长工作时间的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力;从历史角度来说,它只选取对己有利的历史而后以点概面。

专家们这样乐观是因为他们认为100多年来工作时间都在减少,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市场化之前,大多数人一年到头都起早贪黑地劳作。如今我们只需一星期工作44小时,外带年假,上学和退休的年限也

① 更多类似的结论,参阅 Leete-Guy & Schor (1990)。

② “时间匮乏”这一术语首先出现在 Vickrey (1977)。有关空闲时间减少,参阅 Harris, *Americans and the Arts*, 60, table 1。有关睡眠,参见注释22,第一章。有关吃饭的数据来自 Robinson (1986), 36, table 5。有关小孩,参阅 Fuchs (1988)及 Hewlett (1991)。